

邓小平论“稳定”的历史哲学思想初探

赵先明¹, 冯静²

(1. 西昌学院 成教院, 四川 西昌 615000; 2. 西昌学院 社科系, 四川 西昌 615013)

【摘要】文章主要从稳定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是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和实现稳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等方面论述邓小平关于“稳定”的历史哲学思想。认识稳定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地位。

【关键词】邓小平; 稳定; 历史哲学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6)03-0089-05

邓小平关于“稳定”问题的系统理论思想,早已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索、研究的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从历史学或历史哲学意义上探索认识的直接成果,据笔者所悉,可谓罕见。兹此,我们拟从如下方面谈谈看法,望大家指正。

一、稳定是历史发展的要求

国内外学者有一个基本观点,即邓小平一贯重视“稳定”问题,似乎他随时随地都在关注、谈论“稳定”问题,从邓小平一生谈“稳定”的时候多来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他反复强调“稳定”、“安定团结”问题来看,这不是没有道理。但是,邓小平一生并不是时时处处都在讲“稳定”,并不是有事无事都在谈“稳定”,他是在历史发展需要时才大谈特谈“稳定”问题的。我们只要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仔细了解邓小平的一生,我们就会看到邓小平每谈一次“稳定”问题,都客观上存在着具体的现实原因和历史要求。

如:建国前后一个时期,即在1948年到1956年,当时是存在一个巩固革命胜利成果的历史任务问题,因此他多次讲到要团结多数、安民心、加强民族团结、加强党的团结。这个期间,虽然他并没用“稳定”这样的词,实际谈的就是要搞好“稳定”工作。1948年8月,他说:“人民对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安政治’,因为人民最怕

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1]1949年11月,他指示贵州新区工作的同志说:“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2]。1950年5月他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3]同年7月他在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讲,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民族团结问题^[4]。12月,他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要求加强公安工作,加强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匪特的斗争,巩固革命秩序。^[5]1954年他在财政厅局长会议上讲: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之上。^[6]在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和在1956年9月八大上,他都特别强调党的团结和统一问题。他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7]

历史证明,一个革命即将成功、即将成为执政者的人或政党或政治势力,都客观地存在着一个历史任务,即巩固革命胜利成果的历史任务。在这种时候,任何力量都会尽力去这么作。因此,邓小平当时强调“安政治”、“团结多数”、“不要乱动”、“不出乱子”。强调稳定,无疑是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历史任务的需要。

又如:1956年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邓小平被打倒为止,这个时期邓小平谈“稳定”问题是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分不开的。众所周知,这是新中国建国后“运动”和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的时期。一方面,我们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任务,人们革命热情很高,容易被胜利冲

收稿日期:2006-04-25

作者简介:赵先明(1964-),男,副教授,主要从事中美关系和邓小平思想等领域的研究。

晕头脑而犯“左”的错误；另一方面，国际形势也十分复杂，以美国为首国际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阶级斗争极为尖锐，而苏联在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掀起了欲推翻搞个人崇拜的斯大林的偶像崇拜而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动荡。在国际国内这样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出现了不顾现实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人们热衷于运动，“大搞群众运动”，要“大民主”。国内开始不稳定起来。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当政者[或称为统治者]在动荡复杂的历史局面出现以后，肯定是求稳，要秩序。因此，此时的邓小平反对搞“大民主”^[8]，反对“大搞群众运动”，从历史稳定发展的角度指出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希望群众路线“主要是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求稳定。^[9]还有，1975年他谈“安定团结”^[10]和20世纪80年代他提出“压倒一切的是稳定”^[11]的口号和基本政策，都有当时具体的历史任务和历史要求。

足见，在邓小平看来，稳定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呼唤。

二、稳定是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

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由无数个场景要素构成的立体历史画卷，动荡和稳定是构成这个立体历史画卷的对立两面，稳定的就是非动荡的，动荡的就是非稳定的。动荡和稳定在人类的历史上总是交织着出场，或者混合着有所侧重。人类当然垂青于稳定！因为只有稳定的环境，人类才会进步、发展，人们才会有时间、精力去努力生产和过美好、幸福的日子。我们认为这是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之一。邓小平是深深懂得这个历史哲学的，在他的思想宝库里，“稳定”就是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或者说，就是历史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

如上所述，邓小平为什么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1956年到1965年他被打倒时要强调“安定团结”、要强调稳定？因为要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和摆脱“动荡”局面，而要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和摆脱“动荡”局面就需要稳定，只有稳定才能搞建设，只有搞好建设才能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和摆脱“动荡”局面。这是最一

般的历史道理。因此，稳定是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和搞好建设的基础的历史条件。

稳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这个道理，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认识得最成熟。因为当时中国受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国内存在动荡不安的因素和问题，在1989年还最终爆发了“八九”这样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严重影响着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影响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邓小平面对这种局面，以一个政治家的气派，沉着、冷静地应对，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大谈特谈“稳定”，指出没有“稳定”就没有希望，只有稳定我们才能建设、发展。他曾经讲“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12]他曾经讲“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3]他曾经讲“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14]他曾经讲“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15]他曾经讲“中国在国际上处于落后状态，中国要发展起来，要实现四化，政治局面不稳定，没有纪律，没有秩序，什么事情都搞不成功。”^[16]他曾经讲中国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17]他曾经讲“我们不能容忍动乱”，“目的就是要稳定，稳定才能搞建设。”他说：中国人多，底子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18]他曾经讲“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19]他曾经讲“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20]有了稳定才能搞建设，才能搞改革开放事业，才能搞四个现代化，才能摆脱贫困，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欺侮”，才能使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才能实现。总之，“稳定压倒一切”，不稳定什么事都办不成，什么目标都实现不了。因此，邓小平讲：“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21]并

且还强调指出:“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22]邓小平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稳定”,进而上升到“治理国家”大道理的高度认识和看待“稳定”这个历史因素。足见,在他看来,稳定不仅是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人类治理国家、推进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也可见,其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哲学思想是十分成熟的。

三、实现“稳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稳定宝贵,稳定重要,但是如何才能实现稳定?实现“稳定”需要哪些社会历史条件?这也是邓小平关于“稳定”问题历史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很重视稳定,他也反复地认识和论证了实现稳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首先,“中心”稳定,中国就“稳如泰山”。事物存在和成长发展的哲学道理,“万变不离其宗”,有了稳固的中心、团结的中心,中心环节不出问题,一个平稳发展的局面就会实现。邓小平讲“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23]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的核心是中央政治局,特别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只要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中央政治局不出问题,核心稳固,中国的事就没有问题,就稳如泰山。所以说,他曾坚决反对有人给毛泽东抹黑,他认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24]他曾坚决主张“中央要有权威”。^[25]他曾说,“文化大革命”没有把共产党打倒,是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20世纪80年代中国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是因为有“我”是这个核心。^[26]

其次,坚持原则,确保稳定。治国不能没有原则!治理国家得有自己的精神支柱、指导原则或根本的制度,这是一个历史道理。封建时代统

治者为什么要讲“君权神授”?撇开其他因素不说,本质上,封建统治者还不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而以虚无的神、上帝及其意志作为精神支柱。邓小平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人。他曾经讲,历史上好的经验是财富,坏的教训也是财富。总结历史,结合现实,他反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我们立国之本,不能动摇,动了就乱就不稳。他曾经讲,所有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不会改变,不会动摇”。否则,“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27]他说“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28]他曾经讲,“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29]他曾跟美国人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30]结合收回香港问题,他曾经谈到过:制度稳定,社会稳定。他曾经讲“香港的稳定,除了经济的发展以外,还要有个稳定的政治制度。”历史经验,一套成熟的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制度,对社会的稳定是有利的。原则要坚持,方能保持稳定!

其三,搞好发展,搞好稳定。众所周知,邓小平是很重视发展的。他曾经用四川语准确地表达说“发展才是硬道理”^[31],就是说,说这说那没有用,只有发展才能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稳定问题上,他的主张就是,稳定是建立在发展基础上的。他曾经讲,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中国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达到小康水平,“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32]这是他结合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来认识发展与稳定关系的。在结合国内问题谈发展与稳定上时,他讲得最多。发展为稳定创造条件,打下基础。他曾经讲“我们要按价值规律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搞得不好,有可能为今后五十年以至七十年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打下基础。”^[33]他曾经讲“我看,改革总的进展比较顺利。通过改革,要取得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条件。”^[34]他曾经讲“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

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35]发展了就稳定了。他曾经讲“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36]但是，发展不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他曾经讲“产品不能只讲数量，首先要讲质量。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提高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能力。逐年减少外贸逆差是个战略性问题。否则，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37]发展要有计划。他曾经讲“总结过去七年的经验，为我国经济发展确定一个适宜的速度，并通过‘七五’计划，为中国在本世纪内和下世纪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创造条件。”^[38]经济增涨过快不行，经济滑坡更不行，一定要有计划，要有步骤，有注意综合平衡、协调发展。他认为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不行，贫富差距悬殊不行，城乡发展不平衡不行。他曾经结合着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39]“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40]

其四，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有利于稳定。历史问题，是既成的问题，如何处理？应该说是讲究的。处理得好，历史问题就可以变成处理问题的范例，被世代学习；处理不好就可能变成“恶性瘤”，影响局势的稳定，影响事物的健康发展。邓小平在处理历史问题上力求中国乃至世界稳定发展方面，堪称典范。在处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和“文化大革命”问题上，他主张遵循“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在处理祖国“大陆与台湾统一”问题上，他在吸取集体智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国两制”论。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历史边界问题上，他主张不要“争议，共同开发”等等。历史问题如果纠缠不休就会不得解决，使争议双方或各方永远烦恼，永无宁日。邓小平认为世界上的许多争端如果“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他说“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

办法？”“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总要想些主意。”^[41]“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42]可以说，今天中国能稳定发展与邓小平在处理历史问题上所取得的实际成效是分不开的。

其五，国际稳定与国内稳定互为条件。当今世界是一体化的世界，国内稳定与国际稳定是互为条件的，国际不稳定将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不稳定将影响到国际稳定。他曾经反复强调“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43]

总之，中国要发展就要有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但中国要稳定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解决好自身存在的问题，抓好发展，处理好国际国内的关系。这是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的客观道理。

综述：

王浦劬教授在其《政治学原理》中讲到，一个良好社会应具有两个基本要素，即：一是存在稳定的政治共识，二是政治体系良性运转。^[44]我们的理解是认识统一，行动一致，思想状态稳定，行为稳定，便是一个良好社会应具备的基本要求，稳定是一个良好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历史哲学是认识历史现象、研究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而“稳定”这种历史现象及其内在规律，正是历史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邓小平不是历史学家，但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45]，他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根据时代的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认真总结了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历史规律，形成了他的独特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稳定”历史哲学理论。由上可见，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其历史学价值是十分显见的。他认识到了稳定是历史发展的呼唤，稳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认识和论证了社会历史稳定应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他不仅从国内发展的角度还站在全球看稳定，使稳定的世界历史意义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他充分地认识和论证了“稳定”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意义和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

当然, 我们应该知道, 邓小平之所谓“稳定”决不是他曾经讲过“不变也就是稳定”^[46], 而是人类历史在变化发展中的一种有序状态, 是变化发展中的“稳定”。正是这样的稳定, 才是

社会历史发展所需要的, 才是邓小平所反复强调的, 才能构成邓小平哲学思想宝库的重要内容, 才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致谢: 本文多得陆文熙教授指导, 在此致谢。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2][3][4][5][6][7][8][9]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128、141、148、171、175、195、235—236、273、288页。
- [10][1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1—2、216页。
- [11][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5][4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284、284—285、182、197、249、284、331、344、348、357、124、365、284、277、310、146、364、252、313、377、104、130、160、355、371、160、150、65、237、50、68、210、173、217页。
- [44] 王浦劬等《政治学原理》,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148页。

Primary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Deng Xiaoping's "Being Firm"

ZHAO Xian-ming¹, FENG Jing²

- (1. Adult Education School,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00;
2.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The text mainly talks about Deng Xiao-ping's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being firm" from the following: Being firm is the history demands and also the fundamental preconditions for modern China to get her society and history developed, and being firm is the social and historic requirements to achieve a peaceful world.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society and history should be recognized.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Being-firm; Historic Philosophy

(责任编辑: 周锦鹤)